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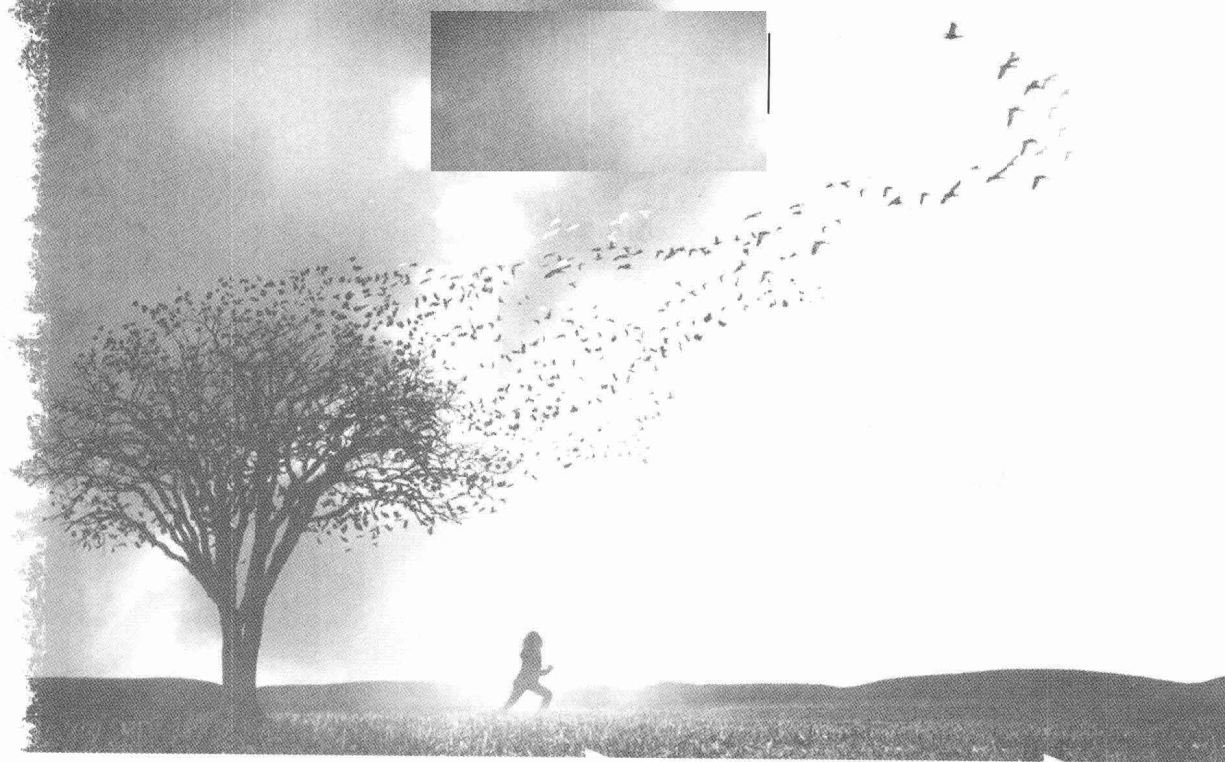


中国女性作家爱情小说

男根山

吴景娅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男根山

吴景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根山 / 吴景娅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229-03833-5

I. ①男…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7788号

男根山

NAN GEN SHAN

吴景娅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王 水

特约编辑: 孟繁强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65584936

E-mail: haiwaibu007@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0 字数: 250千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男根山”的实与虚（自序）

2009年的春天，我与一群朋友来到位于重庆的綦江。这里以盛产农民版画和东溪美女著称，时常令人为之动容。那些田野工作者们的版画语言，一不小心就与当今世界艺术最先锋的东西撞了个正着；而东溪生生不息的美女与那里清澈的河水、石桥以及树冠盛大的黄葛树，都具有不可思议的、顽固的基因密码。但，我只不过与它们擦肩而过，更如一枚身不由己的石子，被上帝之手扔向了綦江永新的万亩梨海洋之中。

那真是海洋。梨花从一座山向另一座山行进，谁也无法阻挡这白色的脚步，即便是遭遇沟壑，白色也不过顺势而下。春天的薄雾在山谷间弥漫、飘浮，让远处危险的悬崖也更像是审美意义上的优美线描。我被这大自然深厚的宽容感染，却不知它只是即将到来的一切朦胧的序曲而已。

夕阳西下，我站在了中峰镇一座破庙前的石柱下。石柱两三尺高，直端端地向暮色的天空插去，令人惊愕。有人告诉我，它并不是普通的石柱，而被当地人称作“桅子”，即一种男性生殖崇拜的图腾。

中峰镇地处渝黔交界的莽莽大山之中，山岩峭壁间，或呈U型蜿蜒的河道上，处处可见“桅子”们的身影。它们最早的该是远古夔人巢居、穴居此地时凿岩而刻的。千百年岁月摧残，仍历历在目。

据说，男性生殖崇拜始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期。可以想见当时的女性是拽着怎样的一腔无奈，跟上时代脚步的，并激活母性天生的大气概，挥手向男性致敬的。而这样充满着远古女性情义的“男根山”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还有多少呢？我很好奇。

我身处的破庙位置极高，有一种被春风拎在半空中的奇迹。看到了翠竹弥漫的清溪河咫尺天涯般的在眼皮子下流动，让我对它“阴阳合”的图案一目了然却又不敢相信：老天，大自然真敢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交欢么？我内心隐秘之处被如此巨大的图案震撼与启动了，也被如此巨大的对抗与和谐所困惑与引诱。而耳边却一次次被山下载重货车爬山发出的吼叫声所干扰。这

男根山

些大家伙们承载的将是去填埋当今人类欲壑的物质，物质总是大过承载，总把大家伙们压得气喘吁吁。于是，它们的吼叫往往尖厉，往往响遏行云，浸入我们的大脑、骨髓，渐渐被我们接纳甚至消化，我们也变成了大家伙，爬山涉水，忘了思维。

在到处晃动着“桅子”影子的中峰镇，我突然看到了存在于冥想世界中的那座“男根山”：它的神秘、不可一世以及摇摇欲坠。它会不会真的就存在呢？会在哪里？

我的探索，与大家伙无关，与难填的欲壑无关，不过是像担忧一颗星辰的命运一般来担忧漫无边际的问题，比如男人的消失和许多的消失。我渴望答案。

从2009年10月动笔到2011年春节前真正的完成，一直在苦与累、肯定与否定间挣扎。感谢住在天堂的父亲给了我勇气与信心，让我最终战胜了徘徊。

在此，还要衷心感谢在我写作与出版过程中给予我真诚帮助的出版界、评论界的老师和朋友们，我一一铭记在心，并化作向善的力量，继续前行。

吴景娅

2011年4月于重庆

目录

Contents

楔子：归	告密者	
001	057	
男根山	恐惧	背叛
007	071	207
女人的天敌	丹巴	奥涅金
019	093	241
月圆之夜	素荷	旗袍
035	113	259
垭口	他的身体	上邪
043	139	269
	狂	
	181	
从遮蔽，到盛开		
295		
庄严而富有诗意地表达		
303		

楔子：归

1.

奕华 45 岁那年对人说，我得弄出点动静。结果便是把自己的笔名改成了“男根”。她用该名发了一大堆小说，什么贱就写什么。但，一切反响平平。文坛上那些爱骂人的老人家都很忙碌，忙着走南闯北开研讨会或采风，场子都串不过来了，哪有时间来顾及一个有些黄色的笔名？网上倒有几个人骂上了几句，没人附和，也就偃旗息鼓了，接着便是无边的沉寂。

奕华有些愤愤然。前些年，她已成为国内活跃的畅销小说作家，还是某大学古典文学教授、硕导和博导。奕华的风光可想而知，她一直很感谢这个无庄严感的时代。

但仅仅几年后，她就有被抛弃的危机感，所以她渴望骂声。她对骂声的渴望，如此真实，远胜赞美。

奕华想让“男根”彻底主宰自己，就把户口名也改成了它。因为人的破旧立新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死亡，彻底地消失，然后重新投胎；一种便是改名，虽虚伪，到底是让自己从形式上重新做人。

让奕华郁闷的是，改名时，竟没招致那位女民警的好奇或阻拦。那是个心不在焉的女人，这个时代到处都是这样心不在焉的女人。她行云流水般地在计算机表格上输入“男根”二字，淡淡地对奕华说：一个月后来取新户口。

取新户口那天，奕华穿了一条黑绸长裙，及踝，下摆阔大，像一朵倒放的、快开过气的黑色郁金香。头上用红丝线扎了高高的朝天独辫，化了个深不可测的烟熏妆，着黑色的夹趾沙滩拖鞋，十个脚趾甲涂成金色。那还只是四月天，气温却邪乎地直逼 39 度，炫目的金色在可怕地融化。她还在胸口前垂着一把匕首的首饰，刀尖直指心窝，令人发怵。

其实，在 45 岁之前，奕华的装扮一直趋于保守，也算优雅。她热爱灰色，

虽然中性而平庸，有时还显出老气和沉闷，但她认定灰色是安全的。谁知，突然就来了一次革命，这种革命对于一个45岁的女人来说相当冒险。比如，她把黑色作为衣着的基本色，神秘之间，却透露出不可告人的目的；再比如烟熏妆，它本适合长得野性与叛逆的年轻女孩，化在奕华原本清秀的脸上，像是挂上了一张吓人的假面具。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事了。人们见着奕华都会暗自嘀咕：这女人怎么啦？打算摧毁自己吗？

是的，摧毁。

45岁像女人的分界线，雌激素开始下降，围绝经期。女人何去何从？当初因为一滴血，从无性别的孩童变成了女人。如今又将因一滴血，回到无性别之中去？

那会是万劫不复，还是轮回中的驿站，乃至尘埃落地呢？奕华困惑无比。

奕华想着，宁可摧毁一切，也不能就着平庸，心安理得地老去。她穿成这样，就是打算吓那女民警一跳，从而引起她对自己新名字的高度重视。结果，女民警“叭”的一声，把新户口本扔过来，倒吓了奕华一跳。那女人扭过头，眼神一飞，找隔栏的男民警聊天去了。

与45岁前“蓝奕华”这个名字的告别式，竟被女民警的不用心搞得草草收场。这哪像一场革命？

但，很奇怪，奕华的告别式不久就见到效益，“男根”这名字火起来了——文坛上的老人家组成敢死队向她冲锋，网上的骂声像盛夏的蛙噪。读者循着骂声，把她一本叫《男根山》的新作买了个精光。好多影视公司与她接触，想买小说的影视改编权……

好消息赶在暮春之前纷纷抵达。奕华想起妮儿河的洋槐树上，开始垂下花串了吧，像搁置到天荒地老的一串串鞭炮，哑了声，却仍兴致勃勃，白色的像经了岁月的老玉或变成寡淡的月牙色，绛紫的则有了阅人无数的风情。但它们只会开得更烂更贱，永世地贱。

奕华真要感谢这无庄严感的时代。虽然骨子里仍旧害怕，一遍一遍叫着自己：奕华。仿若叫魂，但已感到“男根”这个名字日益夸张与强悍，甚至，无法控制。它挣脱她的躯体、意志，满世界飞窜，浩浩荡荡的，像一些赶场子的演艺明星，变得相当轻佻……“男根”，突然让奕华厌恶，连同自己。

她选择离开，让“男根”暂离一片沸腾的沃土。她去了俄罗斯的彼得堡。

在彼得堡，和当地的文学同行搞了一个聚会。她发现，俄罗斯作家远不如而今许多中国作家那样享福，几乎是单干，惨淡经营着可能是世界名著的文学。奕华有些黯然。尤其见着一位小老鼠一般的男诗人，在会场里蹿来蹿去，一边送着自己凑钱出版的诗集，一边推销某种家用洁厕精，身上大概洒了半瓶香水，仍压不住一身狐臭。奕华可怜这男人的同时，竟对文学生出无尽的厌恶。

那天，还发生了一段插曲：主持人介绍奕华，直译，俄语的弹音弹出“男根”时，会场马上有了哗然，眼睛“唰”地全盯了过来，笑，憋住的那种。两三人发言后，一位红发的女士悄悄向奕华打手势，并起身向门，圆滚滚的屁股像吃饱食的海豹，“嗖”地挤过了门缝。

奕华寻去。门后是长长的厅廊，明暗不定。两边的墙上挂着前苏联芭蕾女皇乌兰诺娃各时期的照片。有一张的容颜已经很老了，鼻与唇间的皱纹如梦魇般幽深，仿佛被岁月雕刻在石头上了，甚至听得见铁器击石的叮当声。但，她仍有一双肌肉发达的腿，像男人一样有力量。只有眼睛还是女人的，勇敢的妩媚。奕华想，人一老，竟是雌雄同体哩。

厅廊很长，全是乌兰诺娃，这个雌雄同体物真是无尽头啊。终于挨着了门，推开，竟是波光粼粼，原来是涅瓦河。红发女士坐在河边石凳上抽烟，用虚无缥缈的眼神看着奕华走向她。奇怪的抽烟姿势，让这个女人充满着悬念。

她们沿着河岸闲逛，用都不太好的英语说些令人似懂非懂的话题。

初夏，涅瓦河的黄昏已开始漫长，似乎要长得与白夜接壤。天上的颜色艳红。奕华想起这种红曾被一位美丽的女作家形容成天空种满了玫瑰。她不知这位美丽的女作家是怎样想出这个天才的比喻，可谁会上得了天去种这些玫瑰呢？那些传说中粗枝大叶的俄罗斯人吗？

俄罗斯人真让人奇怪啊：男人年轻时帅气逼人。奕华便见到克里姆林宫走出一队去换岗的士兵，修长的腿穿着马靴，咋—咋—咋，步伐有力而神气，表情庄严而神圣，像肩负着重大的使命，让他们更性感无比。奕华不由得热血沸腾，私下里有着冲动，脸竟红了。而来到附近的亚历山大花园，见着几个俄罗斯老头坐在那里聊天，却大腹便便，从上到下的线条都是柔和圆润的，像慈祥的老奶奶；而俄罗斯的女人恰恰相反，姑娘时身段妖娆，摇曳多姿，很苗条柔弱。

老了老了，腰圆膀粗，男人般地巨大。

他们——俄罗斯人，总在两性间神奇地转换。

红发女士的庞大也超乎奕华的想象，像个凶悍的动物傍在她的身边，与刚才那个小老鼠般的男人形成了雄雌概念上戏剧性的颠覆。奕华甚至担心，如果，她粗壮的手伸过去，会不会就捏碎那可怜巴巴的小东西？

红发女士突然顿了顿，把烟头摁在垃圾箱上，伸出食指，耸立，说，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很需要这玩意儿？

红发女士的食指，简直称得上粗壮，立在那里，硬邦邦的，像乌兰诺娃强壮的大腿，脚尖一踮，插向舞蹈深处。奕华不敢看。红发女士的眼睛眯成了缝，一种异味在缝间的微光中徘徊，呼应红玫瑰般的天光。奕华猛地转过身，抓住河边栏杆，干呕了几声，却什么也没吐出来。

2.

奕华看见了什么？今生最不想看到的男根山。男根山很像奕华一生都放不下的十字架，背来背去，不知何时是个头。

她一直回避那座山以及叫南亘山的小城，从不在任何简历里提及。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来自哪里，使她失去了伪造另一种经历的机会。而当她干脆就改名为“男根”，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时候，却已没人有什么闲工夫来“八卦”她的身世了。

彻底远离和忘掉南亘山，曾被她当做一生最大的事业。她基本成功了，那里再没有她的亲人和朋友，那座小城也不会再流传她的故事。甚至，她完全改掉了南亘山人说话时老爱带出的“哦呜”——你问一个南亘山男人街上好玩吗？他肯定，便是一声“哦呜”；你问一个女人衣服好看吗？她说好，也是一声“哦呜”。“哦呜”，是南亘山人对事物的判断词，一针见血，言简意赅。这也是南亘山人与生俱来、难以磨灭的标志。这些人不管到什么地方，那地方有多遥远，因为一声顽固的“哦呜”，便可被人轻易地拎出他是个南亘山人来。

奕华却生生磨去了“哦呜”的印记，说了一口带点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说话时，嘴角开展、上翘，让气流擦动牙齿往外轻送，婉转低回，像上世纪三十

年代女演员说话的方式，有点造作，却造作得不惹人讨厌，横竖都是在背台词而已。很多人在电话中听不出她的年龄，更别想在千万人中把她这个有南亘山背景的人拎出来。是的，她算不得是南亘山人。就像有人曾调侃她，南亘山最多算是她的“养母”，可亲妈又在哪里呢？奕华成了身世糊涂的人。但再糊涂，南亘山也是她的上半生。

然而，她要的就是从自己的上半生中消失。很长的时间里，愈发老练的她，几乎做得天衣无缝了。却没想到身处异国，在离南亘山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那座山却突然清晰地展现于她面前，丝毫毕现……

还有，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坐在朋友家的院子里，风“哐”、“哐”就来了，吹掉奕华为了参加派对戴着的麻质玫红礼帽。风让所有的人都噤了声。朋友的先生说，风叫“莎乐美”，刮来时像砍头。单日不吹，双日吹。

奕华陡然所动，想起了南亘山也有这样的怪风，每年初夏五月底来，像守信的燕子。它不是铺天盖地、声势浩大地来，而是嗖嗖地吹成了几股，呼呼飞窜着，像龙蛇漫天搅动。偶尔，也成一把把锋利的剑似的，逮谁劈谁，拦腰一斩。

风来，奕华就会死死盯住妮儿河中间的那座山。风中的它，像突然减肥了，瘦得不成样子，被吹得晃来晃去。奕华真怕咔嚓一声，山断了，死在她面前。

在法国南部，奕华想起那个叫南亘山的地方，胸口止不住地痛。小时候写作文，她老把南亘山写成男根山。妈妈见到，呼地就是一个耳光，打得她痛了几十年。

男根山

1.

其实，南亘山这地方真正的名字就叫男根山，因那座山而定。改名，是1965年的事了。当时，来了一个上海人当县委书记，说：我怎么觉得这个地名如此粗俗呢？男根山就改作了南亘山。爱好舞文弄墨的书记对自己取的这个地名颇为得意，还专门写有文字诠释，其中有“西南之土，山貌诡然，衣食父母，是为亘古”云云。

但除了奕华的家人（她父母也是上海人），小城人从不忌讳说出“男根”二字。更有人直接叫男根山为“鸡巴山”。改名后，这里的人，说的写的地名仍是习惯中的男根山。书记私下里对奕华的父母抱怨：这是落后地区的落后意识。他有些难以理解，这里的人为何从不抱怨他们生在了这么个地名都难以启齿的地方，甚至还感激呢？偶尔，奕华内心深处也会涌动出这种感激，尤其是成为作家后。因为南亘山，是一个多么神秘而美丽的地方啊，像假设的天堂。

.....

第一次坐飞机飞过南亘山，奕华才真正把这里看得一目了然。

南亘山是没有退路的地方，被四面大山死死围困，只有左边笛山悬崖上凿出的一条公路才能通向外面的世界。南亘山像渝都城的某种遗弃，孤儿似的被扔在了大山之间，凹下去，凹成一个水土肥沃的平坝子，恍若北方。但刚让人松口气了，那座山突然在妮儿河中拔地而起。很唐突，没有任何预告、铺垫，山已耸立。像一根形神兼备却孤独的男性生殖器，离开地，直逼天。

它，天生就该叫男根山，怎么去改？

那山的确很孤独：三面都是万丈绝壁，赭色石崖。被太阳一照，没有鲜亮起来，反而暗下去，呈深紫，有时又呈深咖啡色。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山更像一柄古铜色的利剑，凶光毕现，不可一世，没什么能与之抗衡的。绝壁之下，

是密实的竹林、芭蕉林和桑树。竹林黑压压的，像被浓墨浸泡过的云烟，把山脚的每一寸空隙统统塞满；芭蕉林兵荒马乱似的，像热带雨林的克隆。只有绿意盎然的桑树是温柔的景象，尤其是嫩叶儿刚爬上枝丫的那几天，像处子四处张望着的脸子，清纯又多情，向着妮儿河抛媚眼哩。是的，它在山与河之间，达成了谅解。

妮儿河时而烟波浩淼，时而盈盈一握的孱细。却总是绕山而行，成罕见而神秘的Q形，然后汇入嘉陵江。

妮儿河的名字也是有意思的。当地人习惯文绉绉地称女性生殖器为妮儿。有个段子说某男子趁着哥哥出门，向嫂子求欢。问：嫂子咋，想我不？嫂子答：嫂子不想，妮儿想。

妮儿河的水从哪里流出来？是从男根山里流出来的……小城人喜欢这样地自问自答，并为此推测感到兴奋和刺激。不是么？女人的一切本身就来自男人啊。如果说夏娃是来自亚当的肋骨，那么象征女性的妮儿河来自象征男性的男根山，不也是天经地义？

小城人还有个佐证，证明着山与河的关系：每月十五，如果有月，月亮的力量会把山细长的影子投进妮儿河的入江口。那夜，不过才八点左右，男根山就像一只大脚踏中江口的命门，毫不犹豫。它把江口变得比深夜更黑，伸手不见五指。水，疯也似的打着旋子，湍急，一口气憋不过来了，就厉吼，小城人叫作“阴阳欢”。

小城人白天有人划船去江口，是送客去嘉陵江边，转机动船下渝都。夜晚却少有人去。如果去，便是一次特别郑重的行动——“拜桅子”。

江口水中央有一石，形若女体，上立两根3米多高的石雕，把男人的那玩意儿雕刻得惟妙惟肖，连勃起时的条条青筋都历历在目。据说它们都是唐开元年间就耸立在这里的，水急浪高上千年了，却纹丝不动。它们神圣而强悍，有无尽的能量。拜它们的人，只要心诚，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这个形若女体的江中石又被称为灵应石。

但到这里“拜桅子”却有着苛刻的条件：必须是天寒地冻的正月十五，求事的人必须赤身裸体。如果是求子嗣，拜祀的男女需在“桅子”前交欢，高潮叠叠。灵应石一夜只能接受一桩拜奉。所以，小城一些老人死前都会留下遗憾：

等了一辈子，也上不了灵应石。

这些事，自然很古老了。解放后，打击上灵应石“拜桅子”的行为如同打击卖淫嫖娼，“拜桅子”便绝迹了。

小城人私下却说，其实他们天天都在“拜桅子”，谁让他们抬头就见男根山呢。山，耸立在小城人的眼前，不分昼夜。看久了，小城人便会去想山上的事情。山顶是非人间的，除了一些疯长的巴茅草和小灌木，几乎什么也不长。但生出了玉色的花岗岩，成弧形，像一只硕大的碗倒扣在了那里，与白云、星辰接壤。

那岩石，洁白光滑，没有寸草的打扰，比男子最优质的“龟头”还清白，小城人称它为“出阳石”。

寺庙就建在“出阳石”岩下，据说也有上千年了。奕华见到的寺庙，不过几间破房，竹篱笆糊泥筑成。之所以在年年的怪风中没倒，大概因为它躲在了“出阳石”之下吧。再多的雨水，冲刷着“出阳石”，也只在寺庙前形成一道水帘而已。

那时，寺里住着三位女人，小城人叫她们大姑、二姑、三姑。她们的身世一直很神秘和可疑，成为小城人争论的焦点。有人说，都是些老革命，身体不好，国家照顾，成了这里的文物管理员；有人说，她们都是牛鬼蛇神，关到这里改造的。奕华觉得，两种说法都有疑点：如果是后者吧，似乎小城的人对她们多少有着尊重；如果是前者吧，又看不出对她们有什么待遇，她们的生活一贫如洗。

奕华不想去思考这些问题，只知道自己很喜欢上寺庙里来玩，但不喜欢二姑，喜欢三姑。

二姑多少岁，奕华不知道，只觉得她行将就木似的。她能管理什么文物？更像一个可怜巴巴的老农民，大太阳天，身子成90度地佝偻着，背着背篓，举着小锄头，一步一步地挪动，在寺庙下的荒土里刨来刨去。听见人叫，抬起头，身子仍弓着，成90度（那身子似乎再也直不起来），冷着一张脸，眼有寒光，盯着你，嘴里骂骂咧咧。谁也不知她在愤怒什么，为什么愤怒。

也不知三姑的年龄。三姑长得也许不漂亮，但喜气，无忧无虑的。其实，她脸的下半截是很漂亮的，一笑，俩酒窝儿。但鼻子以上的眼睛一大一小，相

互挤兑，长成了个喜剧演员的滑稽相。

而大姑，很少有人把她看得清楚。据说，她 50 岁上下了，却细皮嫩肉赛过二十多岁的女子哩。她一年四季都坐在寺庙最里端的石壁前，低头面壁。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都少有回首张望。奕华曾在春天的黄昏，见着她的侧面，白沁沁的脸，眼珠一动不动，毫无喜乐。奕华看着，胃突然就痉挛了。

三姑尤其喜欢孩子，包括像奕华这样的。记得奕华 9 岁的时候，指着寺庙门口立着的三根石柱问，是什么？三姑哎呀哎呀地叫着，捂住奕华的嘴：别问，这东西就长在你老子身上啊。三姑又道：我给你说了，不许再去问其他的人了，包括你妈你老子。她告诉奕华：这叫“桅子”。又带奕华登上“出阳石”，让她看花岗岩石上密密麻麻刻着的这玩意儿，说是宋代就有的。它们或两个一对，或 4 个、8 个、16 个，全是成双成对地躺在地上，硕大、粗壮、威风凛凛。奕华心里疑惑：这样的东西怎么能长在父亲的身体上呢？它们那样的硕大无朋，躺在地上也像武器一样地凶猛，怎么可能是父亲身上的东西呢？

奕华还问了三姑一个问题：为何这些“桅子”都成双数，你们寺庙前的却是三根呢？三姑眼神缥缈，不作答。

于是，9 岁那年，奕华发现了一种不可思议——她的小城有种东西，是长在男人身上的。她却无法把它们同男人联系起来。她想不出男子的身体怎么可能放下这些硕大无朋的家伙。

奕华还发现，这种东西像无人管教的野草，疯长在小城的各个地方，见缝插针：不但男根山的“出阳石”上有，寺庙前有，沿着山路下来的石壁上有，并且，妮儿河两岸排列的石柱子、洗衣场伸进水中的大青石、海棠码头爬上来的那一坡石梯的每一阶梯上……树立的、雕刻着都是这玩意儿。甚至，她们小学经常用来挂革命标语横幅的两根石柱也非常可疑……

9 岁的奕华感到自己被包围了，被对她来说还似是而非的东西。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一看到它们，奕华只能把它们联想成三姑那笑起来极不对称、滑稽的脸。至于匆匆忙碌着的父亲，以及班上那些穿得脏兮兮、爱打臭屁的男同学，奕华怎么也无法把他们与“桅子”随便联系起来，那将是一宗罪——要被妈妈扇耳光的罪。

奕华很想弄清楚小城其他的人是否也有这种被包围感。然而，谁也不会与

她讨论这样的问题，三姑也不。她很快就离开了奕华的人生，死在奕华 10 岁的那年。怎么死的，奕华至今也不清楚。

小城人似乎就这样沉着镇定，在高高耸立的男根山俯瞰下，在众多男根图腾的包围之中，奔去忙来，娶妻生子、生老病死，却对一个充斥着男根图腾的世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段时间，小城的当权派把南亘山改名为东方县，连小学生开大批判会，也会左一个“我们的东方县”，右一个“我们的东方县”地说，小城人试图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被改名为东方县的小城却发生了两件事，轰动一时。

2.

第一件，发生在 1971 年的正月十五。

下河街有一对土著男女，婚后几年未育，中医西医看了不少，就是没有。男方又是三代单传，全家都快急疯了，便冒天下之大不韪，趁着月黑风高，划船到江口的灵应石。

年轻的男女把船划到灵应石边，靠了船，正好月亮出来了。江口这边开始暗下去，男根山巨大的影子已踏进江口，如男女交欢时的入港。渐渐地黑，一切的一切，渐渐地更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了。女的就对男的说：你先脱。男的在黑暗中偷偷一笑，说：你也脱。

两个年轻的肉体开始在灵应石上滚动，在两根“桅子”前滚动。身子下就是依依呜呜厉吼着的江水。

多怕人的“阴阳欢”啊，像人在嚎哭，凄厉之声不忍卒听；又像女人在撒娇，兴奋地哆嗦，欢愉地哼唱。两个人已分不清水的声响意味着什么了，他们冷得牙齿打颤，浑身发抖，却更坚定地抱紧彼此，手指、心跳、欲望、欢乐和痛统统都要嵌进对方的血肉之躯中。男子感到女子的一股热流迎着他来了，女子的潮湿如山崩地裂前的预告，他又偷偷地笑了。他感到自己被这滚滚而来的湿润沉浮着、温暖着，这是一个女人多么贵重的礼物啊，他差一点不知该拿什么来回报了。只是感到黑暗中，他的女人在开始退缩，像是怕被什么撞击和毁灭。她向后退缩，向着水的方向。她紧皱着眉头，痛不欲生的样子，向着水的